

因為我們是幸福的

會克 柯崗 合著

西南人民出版社

因為我們是幸福的

傅克、柯崗合著

西南人民出版社

一九五二·重慶

8/7.1

書號：西南0048

因為我們是幸福的

著者：曾克、柯崗

出版者：西南人民出版社
(重慶李子壩建設新村91號)

發行者：新華書店西南總分店
(重慶黃家壩口)

印刷者：西南新華印刷廠

渝(550)1-3,000

一九五二年二月重慶初版

定價(甲2)3,300元

目錄

從祖國南海岸歸來·····	(一)
因為我們是幸福的·····	(二五)
爲了祖國也爲了自己·····	(三〇)
細紗女工樊巧雲·····	(三五)
我們是新中國的勞動者·····	(五六)
駁反革命·····	(六一)
昨天，今天和明天·····	(六五)
要這樣告訴我們的孩子·····	(八四)
苦難，辛勤的苗族勞動婦女·····	(八八)
末尾的話·····	(九五)

從祖國南海岸歸來

沒有帶到的友情

十一月中旬，北京雖然還沒有下雪，可是幾天來帶着西伯利亞寒流的冷風的狂暴襲擊，也已經被冰凍封鎖住了。就在這個時候，中華全國民主婦女聯合會，受國際婦聯的委託，派一個代表團去出席印度尼西亞的全國婦女代表大會。並且告訴，她們在七月裏已經收到了來電，這種誠意的邀請，已經是第二次了。

我以一個婦女文藝工作者的身份，參加了代表團，心裏立刻被國際姐妹友情的熱力所吸引，感到這是嚴肅而光榮的任務。我在想，如何忠實的把國際婦女保衛世界和平的神聖工作任務帶給她們。我開始在冷風裏奔跑起來，去廣泛的徵求中國姐妹們的意見，大家異口同聲的要我把她們對印尼姐妹們的祝賀、關懷和慰問都一齊帶去，並且囑託要我告訴那裏的姐妹們：我們新中國給我們中國婦女的新生活情形，以及這種新生活是怎樣得來的。又因為，中國婦女和印尼姐妹們，同在亞洲的土地上，他們也希望我把亞洲

各國婦女爭取獨立解放的典範例也一齊帶去。這些，都做爲我們這許多勞動婦女最珍貴的愛情禮贈。

十七日離夜宿的旅館出發了。由於要到赤道線的熱帶去，我們只帶着一些夏季用的單薄的衣裳，簡單的暖氣設備，尚未開始使用，冬野的夜風不斷襲擊着我們。原來，我們不易得到暖氣設備，大家就極自然的談到想到印尼來。曾經在過去生活過的沈大姐，講起第一度到印尼的向我們介紹這個羣島國的特有的風俗人情。雖然被引進圖畫一般的想像中去，我們彷彿看見了那翡翠的帶形國土，那終年高朗的夏天，那盛開的豔麗的熱帶之花，那充滿着自然火一般氣候的熱情性格的人民。但是，突然，沈大姐的話調變得低沉了。她說：這羣島國雖然美麗而蘊藏着豐富物產的地方，却被帝國主義的獸蹄蹂躪兩百多年了。在羣島的許多人民和中國華僑，在橡膠林，菸葉廠，在香港採集所廉價的出賣着勞動力，爲帝國主義增加剝削財富。而廣大的勞苦婦女姐妹們，還在過着窮困、受壓迫的悲慘生活。但是，不甘於受奴役的印尼人民，她們曾用自己的生命，和荷蘭帝國主義鬥爭。今天，反對帝國主義的獨立鬥爭，不但繼續着，而且一直要鬥爭到勝利。印尼的姐妹們英勇的參加了民族解放獨立的鬥爭，她們懂得要和人民一齊戰鬥的勝利真理。談到這裏，我完全忘記了寒冷，一心想着如何能把攜帶的禮品，更加充實

起來，我一定要把中國人民，中國婦女像詩一般的鬥爭故事，告訴南國的姐妹們。

經過了六天的漫長的旅程，二十二日我們趕到了香港，離印尼姐妹們邀請開會的時間還有兩三天，辦好了入境簽證，我們是可以如期赴會的。我們顧不得揩拂滿身的塵土，立即去向印尼駐港領事辦理簽證，先一天，我們已委託了在港的朋友，為我們訂妥了飛機票，並且先向領事館開始交涉。一開辦我們就被無理的冷漠的擱置起來，得到了極為滑稽的答覆：「因為椰城（印尼京都）房荒，所以，就是外交人員前往，也需先請示外交部，允許後才能簽證。」當我們告訴說是她們所請的客人時，外交辭令就越發巧妙了：「印尼婦代會，是私人組織，政府不知道它，也不知道它開會，無法替它請的客人簽證。」在這個回答同時，印尼領事為着表示自己的「好意」，把責任推到他們的外交部身上却又說：「他們早就知道我們要來，並且把我們誤為工會代表，曾去電通知外交部並去電更正。印尼婦代會也曾有電給他們，請他們為我們簽證，因他們無權，已請示外交部。」除非印尼領事館不是印尼祿麻和其外交部的一部分，否則，這些回答的真實用意，是連小孩子也不難了解的了。我們要他們將這些口頭回答寫成書面文字，以便隨時向國際婦聯彙報我們不能完成任務的經過，他們答應了，但並沒有這樣做，我們委託去交涉的朋友，天天去催，最後，連交涉人他們竟無理拒絕接見了。

時間被無答覆的空白填滿。我們曾收到印尼婦代聯委會來電，她們向外交部申請幾次，遭拒絕。我們知道她們盡力所能做到的。我們懸望的在香港等了十二天。一直到我們重返廣州，我們的愛國朋友繼續嚴正的向印尼領事館質詢肯定的答覆時，他們才告訴了外交部的拒絕：「因簽證已過，無從前往。」

雖然，我們沒有把國際姐妹對印尼姐妹的友情帶到，我們却相信，世界婦女們會很快聽到我們所經歷了的情事。這種情形會增加國際姐妹對印尼姐妹的更加關懷，友情的更緊密的結合。人民的時代，人民的世紀，人民的友情，不是用什麼阻隔可以割斷絲毫的。在共同鬥爭目標，共同人生理想下，國際人民的友情，國際姐妹的友情是只有愈來愈加深厚起來。

香港半月

二十二日清早，我們從廣州趕往香港。火車在深圳站停下來，我立刻看到被深圳橋所劃開的兩個絕然不同的世界。在深圳西橋頭，太陽明亮的照耀着，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五星紅旗，飄揚在碧藍的晴空裏。鮮明的紅色大標語，向來往的旅客做出熱情的召喚：「歡迎華僑同胞回國參加生產！」「歡迎華僑同學回到祖國來！」箭形的指路標告訴了歸

國華僑登記處，招待所，休息處的地方。人們有秩序的聽從着女播音員的指揮，排起整齊的隊列。穿着整齊的制服和軍衣的車站工作人員和人民解放軍，態度極其和藹的答覆着旅客的詢問，幫助兌換鈔票。但，當東去的旅客，一走出人民解放軍守衛的人民車站的木柵門，踏上深圳板橋，人們就立刻像着了魔似的瘋狂起來，孩子哭，女人叫，臉上抽縮着恐怖의 肌肉，大家都在奔跑，像是爭搶着逃脫什麼不可知的厄運似的。我們走在這些人羣中間，不時被同行的友人警惕着注意自己的手提包，因為這裏經常發生着悲慘和不幸的事件，可以被刺痛了手臂而被搶去手錶，可以被推落到橋下而搶去行李。聽着這些警告，看着眼下這個鬼門關似的混亂狀態，雖然我們事先通知了香港政府，並有朋友來接，心裏依然感到恐怖、混亂、受辱的低氣壓的壓迫。我在想，如果這些流氓搶劫者，不是被什麼人在豢養和縱容。又怎麼能公然放肆的活動在帝國主義統治的殖民地呢？搶案一發生，橋上的人就更行混亂了，這時，藍眼睛的，黃眼睛的，黑臉孔的，紅鬍子的各種樣子的兵，都來了，他們用警棍驅趕着驚恐的人們，甚至用長統皮靴向大家狠狠的踢。最後，被搜查着，連年輕的女人也得當場解開衣服和褲帶。

一個大個子的外國兵，是被命令來接我們過去的，我們免去了檢驗，可是每當我們每一個人從他身邊走過時，他用手裏的警棒，在我們頭的近處敲擊着，嘴裏發出輕浮的

野性的吼叫：「One, two, three, four, five!」左手的姆指和食指捏着流氓的碰響。

我們各個人都極力忍耐着，沒有人講一句話，大家都深深的在感觸一個問題：人民爲自己的政權和祖國而鬥爭，是何等重要！

到了九龍，我懷疑自己的視覺發生了甚麼毛病，這裏明明是中國的土壤，街上走着的大多數是中國人，而且就在九龍轄下，我看見中國的農夫正在辛勤的耕種着田地，可是，而今，我如同站在不知名的國度裏，被濃雲籠罩着的屋頂上，盡是異國的國旗。店鋪裏很少看到中國字招牌，「士多（Store）」刺得我的眼睛發疼，耳邊不時聽到使人發嘔的洋涇浜英語，小孩子，女用人，甚或三輪車夫，都由於長期謀生的需要，習慣了很多外國語彙，使他們竟然忘記了很多中國名詞，而只會講「特特（半磅）」，「笛士（公共汽車）」，「拔士（電車）」，「士梯（手杖）」。

在開往香港的小汽輪上，爲我們開駛汽船的船伕，指着一艘停泊在海中心的軍艦，滿有感慨的對我們說：「這是……美國的……航空母艦。」我不能完全聽懂這個船手的廣東土話，但是，我能够從他沉陷的眼睛裏，了解他對帝國主義的深的仇恨。

我們在香港住下來，認真的遵守着邊境法令，什麼地方也沒有去，整天在房子裏靜待着辦理簽證。只有一次，我們借到一個公司裏的一部汽車，到有名的淺水灣去玩了兩

個鐘頭，第二天那部汽車竟遭到了嚴厲的搜查，零件被全部拆卸開來，連汽油缸都倒空來看過。我們只有來翻閱新舊報紙，做爲對於這個陌生地區熟悉的開始。新舊報紙毫無隱瞞的，爲這百年來爲英帝國主義及三年零八個月演爲日本帝國主義統治的香港，畫出清晰的描素。報紙每天頭號字的頭條新聞，不是強姦就是搶劫的殺人案，再就是投海、跳樓、服毒，因無法生活而毀滅生命的極其平常的新聞，一天就是幾十條。娛樂場所已經不是酥胸玉腿所能够滿足觀衆的了，新從美國泊來的「脫衣舞」，高票價的誘惑着野獸般貪婪的肉慾享受者。畫報大登而特登脫衣舞的每一個鏡頭，他們大吹大擂的所謂藝術的聲譽造極，就是因爲脫衣舞的女舞星，是眞眞做到一絲不掛，連乳罩和玻璃短褲都不穿戴了。一向被稱爲花叢的某些公司女職員，也把新從美國泊來的「公司太太」(office wife)的摩登稱號，在名符其實的學習着。花叢裡的物質文明，永遠只會傾銷着做強盜，玩女人的高明經驗，「公司太太」本來就是他們早就流行的「白天太太」(day wife)。其實，「白天太太」也已經是多餘的稱呼，馬路邊，公園裏，不論什麼時候，都有野獸的無恥行爲發生着。流氓型商標，閃電般的快，曲線的美，給六〇六藥針做了美名廣告，報紙雜誌爭畫着大肚子女人坐着汽車或黃包車，進了一家醫生的門，上了樓梯，十分鐘後走下樓梯，就成爲苗條纖腰(人工調胎)，就這樣梅毒得到了如同

閃電手術一樣快的傳播條件。這是高唱人道主義的社會的最興隆的生意，不可計數的生命被殺害着。

帝國主義以及其統治的殖民地的寡頭資本家，連自己心裏也會十分清楚，他們這種世紀末的紙醉金迷，是坐落在隨時隨地都會爆炸的火山頭上。這火山，就是要和平。要民主，要解放的世界人民力量的發展壯大和勝利。一天晚上，我們偶然認識了一位在香港生活了一輩子的老頭子，大家在一個較高的涼亭上靜觀夜的香港，這傍山依海的城市，完全被五光十色的燈光所映照，掛在中天的月亮和星星顯得黯然無光，如同白天裏照不住太陽一樣，海水裏上下對映着兩層燈的城。老頭子不識字，但他有着由親身經歷而對帝國主義的剝削壓迫的尖銳的感受，他一直在自語着說：「香港是塊好地方！有些跟外國海船出過遠門的人，到過英國，美國，將來說，經過的國家像香港這樣好的就不多，可是，……」說着，他耐不住激憤的指着遠遠近近對我們說：「帝國主義的槍砲不知害死過我們多少人命？帝國主義的海船不知運走我們多少金銀財寶？帝國主義的洋樓不知壓着我們多少骨頭架子！」接着，他告訴我們，去年人民解放軍過長江的時候，帝國主義看着人民的勝利，曾一陣恐慌起來，像孫權怕太陽出來一樣。

「當時老百姓怎樣呢？」我問他。

「老百姓對於祖國的早日得到解放，從黑夜走到光明，當然是非常高興，非常歡迎的」。

一年來，生活在香港的人民，被英國當局新通過的應變行動法令，鎖上了新的鎖鏈。三十九個人民羣衆團體，被無緣無故的取消了，一千多愛國民主人士，被武裝驅逐出境，有的失掉了下落。作戰的準備在積極進行着，永久兵營在增建着，井田機場在趕修公路，大批的民工被徵調來修寬馬路，陸軍和警察突擊隊，游擊隊指揮部（二者都是特務機關）經常演習鎮壓暴動，演習地點，大多是針對着工廠區，假想的敵人，就是化裝着工人服裝的中國工人。

常言說，蒼蠅離不開茅廁，蠶缸裏的蛆總往屎裏鑽，正因為世界上還有這麼個儲存垃圾的髒坑，那些被人民趕走的或人民正在追捕的戰爭罪犯們，也就找到了這暫時的藏身所。「白華」們公然在英皇大道大興土木，企圖在垂死前，用搜刮國內老百姓的脂膏，做一次再生產，再從香港人民身上榨擠些油水。吊頸嶺上的國際難民營（國際特務）強迫着香港人民來供養。可是，他們的狗都過着比高等華人還要好的生活。英美將合作所內又攪着日本人，是絲毫不足為奇的。九龍油蔴地附近，新近才完工了一些建築式樣極為特別的房屋，低矮，開着小得出奇的鐵門窗，報紙上稱之為「難民營」，有些

常識的人都完全懂得它的用處。據說，這是和應變行動法令的執行同時，港政府的另一「高明」措施，他們企圖學習他們法西斯老祖宗的經驗，把他們驅逐不盡的愛國民主人士，送進這新建築內去。人民並沒有懼怕它，而是卑視它，恥笑它，因為大家都不會忘記歷史的正義結論，希特勒的「魯布林」和「德列勃林卡」，蔣匪的渣滓洞白公館，這些集體殺人的鐵籠都決定永遠死亡命運的，不是人民，而是劊子手自己。

我永遠都不會忘記，當我要離開香港的頭一天，一個小學四年級的學生，向我講的天真的話。他說：一九五〇年十月一日，他第一次見到了我們祖國的國旗，而且，這國旗是老師親手教他們做的，老師囑咐他們，要好好把國旗保存起來，這鮮紅色的旗子，正象徵着祖國光明的前途，我們要十分的愛護它，珍重它。

人民的希望和信心，就是勝利的不可戰勝的內在力量。

回到健康的祖國

我們返回到廣州，對着着綠時珠江，我舒暢的深深的呼吸了一口氣。如同壓着鉛板的心，立刻輕鬆愉快起來。

我看到了廣州工人階級和全體人民的第一座精心建設——海珠橋，它是被蔣匪軍狠

須潰敗時炸毀了時，而只是半年的工夫，又完整的重建起來。香港的報紙曾以極大的篇幅，造謠破壞這一個偉大的工程。但事實可以給任何謠言以粉碎的問答，海珠橋上已經暢通着各種車輛和行人。到了夜晚，橋上輝映着彩色電燈，散工的人，走着發亮的平坦的橋面，有說有唱，享受着人民自己勞動的成果。

廣州解放才一年多，但是，工商業呈現着正常的繁榮，見到的老百姓人人稱讚物價穩定給他們的福利。農民們要求提前進行分配土地的改革，因為這裏全年是沒有冬閒季節，他們發動農民羣衆要結合生產來進行，運動就更顯得緊張了。

坐上了粵漢、浙贛、滬杭火車，沿途我看見了祖國飛躍的建設。火車馳行過的農村、城鎮、車站，嶄新的房舍建造起來和正在建造着；整齊的茅屋，白華華的瓦房，還有精緻的月台站房。以工代賑的民工們，以積極的勞動熱潮在趕修着一條條的公路，興修着水利，臨淮關附近已經沒有一些淮泛區的浪濤痕跡。錢塘江畔，西子湖邊，青年學生們安定幸福的在學習着。

當火車在浙贛線上的金華車站停下來，我走上修建得異常完美的月台，看到車站工人和小販們在向列車揮手，立刻想起一年前，我隨着第二野戰軍的渡江戰士，解放這個城市的情景來。金華車站的工人們，曾經用他們的生命，當蔣匪軍撤退時，搶救了鐵路

和車輛，他們捆着燒起木柴的火車頭去撞擊我們，車頭噴着火花，給金華人民迎來了解放。工人們不但保全了路和車，而且沒有讓車運停止，沒有想到，一年後，我又在他們完成新建設時，和他們握起重逢的手。

到了上海，我第一個感覺，就是這個擁有六百萬入口的全國最大的城市變了，這種比較不但是對十四五年前，就是和一年以前，也基本上不同了。

上海解放後的第三天，我和兩個戰士揹着背包進入上海市區，這天，正是「五卅」紀念日，街上湧騰着遊行的隊伍，可是，當我們走入行道上隨便向什麼人一打聽道路，學生、店員、工人，甚至三輪車夫，都搶着跑來給我個指點，並且要替我們送行李，同行的一位從老解放區農村出身的小戰士，驚奇的問我說：「不是聽說上海人最狡猾嗎？他們還不是像其他地方的老百姓一樣對我們懷疑？」我對他講，到處的人民都是一樣的，他們對於爲真理而鬥爭的戰士，都會表示同情。上海人民用他們所能做到的表現的，歡迎他們的解放者。

就在這一天，南京路上呈現着更加熱烈歡騰的景象。大光明影戲院（上海第一等影院，橡皮彈簧地板，裝有五色噴水機）裏開着爲工人紀念會會場，影院門上，升起林立的幾天紅旗，工人糾查隊的銅鑼聲，震得滿街的光，他們整齊的排列着，雄糾糾

的守衛着會場。二十五年前自己弟兄所流的鮮血，鑄成了今天的勝利，工人同志們，就在這一天發出一致的誓願，他們要用更大的努力，來鞏固和發展勝利，要用他們自己的力量，和上海全體人民一起，建設人民的生產的新上海。

這個誓願是上海人民一致的要求，他們有信心這樣做。但是，國內外的反動派，是很難想像，這麼樣一個被世界帝國主義所垂涎的，百年來被他們用罪惡腐蝕得幾將糜爛的都市，如何能够健康起來，他們希望它永遠靡爛下去，他們用謠言和投機商人，流氓，首先擾亂金融，打擊人民幣的威信，初解放的幾天，黃牛（銀元販子）大肆活動，店鋪門口，人行道旁，銀元敲擊的嘈嘈響，有時竟會拉着人的衣裳，強迫兌換假銀元，偽造的「人民幣」不斷發現，賭徒們混水摸魚，企圖延長自己醜惡的命運。

今天的上海，再也看不到這些荒淫無恥的影子。馬路和人行道，由於顯著的秩序，使人在感覺上好像加寬了，行人可以毫無困難的橫穿南京路。新的審美和道德觀念，從人們的一行一動中都可以看得出來。街道的行人們，服裝樸素起來，上下汽車和電車不但都做到自己遵守秩序，大家很自然的把座位讓給工人和解放軍，這種尊敬的表示，我親眼看到好幾次。見面時。彼此所談的再不是什麼胭脂口紅西服領帶，而是自己的思想改造。夜晚，千變萬化的霓虹燈，依然爭相映輝，因為工人們已經又修復了「二、六」